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二十二回 張氏園中三義俠 隔塵溪畔二仙舟

詩曰： 年少郎君伸大義，星前盟結金蘭契。

離亭執袂暗銷魂，歧路牽衣垂血淚。

倥傯孤客伴殘燈，孟浪狂夫逢怪異。

津頭咫尺有蓬萊，誰道無仙嗟不遇。

話說澹然年老受驚，又因深秋涼氣侵人，冒寒傷食，得個痢疾症候，血氣衰弱，淹淹不起。林澹然請醫調治，竟無功效，日加重。杜伏威侍奉湯藥，晝夜不離左右。杜悅自覺病勢危篤，叫杜伏威請林澹然、苗知碩、胡性定、沈性成、薛舉都到床前坐了。杜悅垂淚道：「老朽公孫在此叨擾，感激住持厚德，雖至親骨肉，不能如此。正要求住持指迷，不期大數已到，病人膏肓，今將回首。老朽年過八旬，壽元已足，死復何恨，只是受了住持莫大深恩，今生未有所報，須待來世效犬馬之勞。」

林澹然道：「老丈何出此言？使貧僧愧赧無地。雖染貴恙，寬心調養，自然痊可，不必憂煩。」杜悅道：「老年人患病，□無一生，若要再活人世，須是仙藥靈丹。小孫伏威，心性鹵劣，得老爺教誨提攜，老朽雖在九泉，不忘大德。」又對苗知碩等道：「老朽承列位厚情，義同瓜葛，不想命盡今日，乞看薄面，照管小孫則個。」又叫薛舉道：「伏威與你共親筆硯，情勝同胞，異日貧富相扶，患難相救，保全異性骨肉之信義，莫學薄幸人也。」薛舉連聲應諾。又喚杜伏威道：「我兒命薄，未識父面，不期二母俱亡，家業蕩盡，可傷可傷！若非林老爺收養訓誨，未免流落天涯。感得皇天庇祐，使我公孫相會，實出望外。今我病篤，命在須臾，我死之後，你可學做好人，務為世間奇男子大丈夫，替祖宗父母爭一口氣，不可懶惰遊佚，自甘不肖。我之骸骨，不可流落他鄉。你父親也曾囑付，隨便時要帶回故土祖塋埋葬，使我魂有所棲，方全你孝順之心。」說罷哽咽，兩淚交流。

杜伏威放聲大哭，林澹然眾人，亦皆垂淚。當日晚間，杜悅氣絕而終。杜伏威幾番哭絕，眾人再三勸慰。入殮已畢，停柩側首敞廳裏，盡皆掛孝。林澹然親自主壇，又請鄰近寺院僧眾，做功德道場，超度亡魂。到七七四九日，將靈柩抬出莊外空地上。張太公父子和鄰近念佛道友僧眾，都來相送。林澹然執火把在手，口裏念偈道：「大眾聽著：將軍杜公名號，平昔素存忠孝。精神直透昆侖，威力能擒虎豹。咦！從今跳出火坑中，一點靈魂歸大道。」林澹然念罷，放火焚化棺木已畢。杜伏威拜謝澹然並眾人，款留張太公眾道友，喫齋而散。次早杜伏威拾骨，痛哭一場。有詩為證：

衰柳寒蟬泣素秋，商風颯颯下汀洲。

人生自古誰無盡？貴賤同歸一土丘。

林澹然將杜悅骸骨藏在寶瓶內，封了口，著杜伏威祀奉安頓，朝夕供養，如在生一般。杜伏威見公公已故，心下□分慘切，思量冥中父親囑付之言，公公臨終之語，一夜睡不熟。次早起來，進方丈見林澹然，唱了喏。林澹然問：「今日為何起得這樣早？」杜伏威垂淚道：「弟子有一事，稟上老爺。公公臨終，叮囑要送骸骨歸鄉土埋葬。弟子遵祖父遺言，今欲暫歸鄉土走一遭，一者完了葬事，二者也好認一認宗族祖居，不知老爺心下肯容去麼？」

林澹然點頭道：「這也難得一點孝心。葬骸骨，認本宗，都是不忘本的念頭，甚好，甚好，便放你去也不妨。但是路程遙遠，未曾走過，如何認得？況你年紀小小的，那曾經歷艱苦，又且單身獨自，俺卻放心不下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我年紀雖小，承老爺訓誨，深曉武藝，精通法術。雖未走過，口便是路，縱然一身，何愁險阻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正為此故，俺不放心。惟恐你倚恃法術，賣弄手段，惹出事端，為禍不小。一路上須當小心謹慎，勿露圭角，不可使在家性子。今日星辰不利，不宜出行，待後日打發你起程。」

杜伏威應諾，走出禪堂外，撞著薛舉，杜伏威扯住道：「我後日送公公骸骨回岐陽去，目下就要和賢弟久別了，心中不捨，如何是好？還有張兄弟，許久不會，欲同賢弟進城一別，未知肯同往麼？」薛舉道：「大哥孤身獨自，路途不慣，何必匆匆急往？便從容數年去也未遲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公公遺囑，豈敢違慢？今雖暫別，不久就回，與賢弟相聚。」薛舉見留不住，一同來稟林澹然，要進城裏去別張善相。林澹然道：「這也是同窗兄弟之情，但一見便來，不可耽擱。」杜伏威和薛舉應允。

兩人攜手，奔入城，來張太公家，先見了太公。杜伏威道了來意，太公道：「善相在房裏讀書。」慌忙喚出來相見。薛舉道：「張三弟，目今杜大哥要送公公骸骨還鄉，後日便收拾起程，特來造府與賢弟相別。」張善相驚道：「大哥在這裏，情同骨肉，何必定要回鄉？此一去，未知甚時再得相見。」說罷，不覺淚下，薛舉杜伏威一齊拭淚。杜伏威道：「賢弟不須傷感，我此去多只半年，少只數月，便回來相會。」張善相道：「雖然暫別，小弟心實不捨，今晚暫留舍下，相敘一宵，明早送行。」薛舉道：「難得賢弟美情，大哥明早去罷。」杜伏威道：「惟恐老爺見責。」張善相道：「不妨，但有言語，都在小弟身上。」於是杜薛二人被張善相苦苦留住，整辦酒餚款待。張太公道：「衰老不得奉陪。」自進裏面去了。三箇開懷飲酒，細談衷曲。

看看天色晚來，彩雲之上，捧出一輪明月。張善相喚家僮，將酒席移在後花園裏過月亭中飲酒。又喫了數巡，張善相舉杯在手，對二人道：「小弟有一句話兒，二位哥哥不知可能聽否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賢弟有話但說，何所不從？」薛舉道：「大哥後日准擬長行，賢弟有言，趁今晚盡情剖露。」張善相道：「我三人同堂學藝，總角相交，雖然情猶骨肉，但不知日後何如。世間多少口頭交，無情漢，飲酒宴樂，契若金蘭；患難死生，視同陌路。翻雲覆雨，變態不常。此輩真可痛恨！我兄弟所當鑒戒。小弟愚意，趁此良宵，三人在星月之下，結為生死交，異日共圖富貴，患難相扶，不知二位哥哥尊意若何？」薛舉道：「我有此心久矣，賢弟亦有此心，真可謂同心之言，最好，最好！」杜伏威道：「二位賢弟果不棄鄙陋，三人結義，但願生死不易，終始全交。」張善相大喜，令家僮焚香點燭，三人拜于月光之下。杜伏威先拜道：「某杜伏威，生年一□六歲，二弟薛舉，三弟張善相，俱年登□五。今夜同盟共誓，願結刎頸之交，雖曰異姓，實勝同胞，不願同日生，但願同日死，富貴共享，患難相扶。皇天后土，鑒察此情，如有負心，死于亂箭之下，身首異處！」薛舉張善相皆拜誓已畢，重整酒餚，三人歡飲，直至更深徹席，三友同床而寢。

次日，杜伏威薛舉喫罷早膳，拜謝張太公父子，辭別要行。張善相對太公道：「杜大哥明早起程，往岐陽郡去安葬他公公骸骨，孫子意欲回到莊上，相送一程，不知公公容否？」太公道：「契友遠別，理應相送。你要去便去，明日須索早回，省我掛念。」張善相同杜薛二人，別了太公出城，見林澹然唱喏。林澹然道：「今日難得張郎來此。」薛舉道：「昨夜我等三人，對月立盟，拜為生死交。張三弟因送大哥起程。故此回來。」林澹然也喜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令廚下整辦酒席款待。

當晚林澹然令連夜打點行囊路糧停當。次日平明，杜伏威拜辭林澹然苗知碩眾人等起程。林澹然再三囑付：「一路謹慎小心，不可倚法術武藝惹禍，早去早回，切莫羈滯！」杜伏威一一領命，背上包裹雨傘，提了骨瓶。林澹然和眾人，一齊送出莊門而別。薛舉張善相兩個陪行，走□數里，杜伏威道：「二位賢弟請回，不必遠送了。」張善相薛舉二人不忍相離，都道：「再送一程不妨。」三箇說些心事，又走了□里多路，卻遇三岔路口。杜伏威道：「二弟今番可請回，天色過午了，若再送我，趕回不及矣。」張善相執手垂淚道：「大哥此去，未知甚日方會，遇便早寄音書，省我弟兄懸念。」薛舉垂淚道：「大哥一路上須要小心，渡水登山，百宜保重。重陽時候，弟等專望兄回。」杜伏威悲咽應諾，牽衣執袂，不忍分別。立了一會，杜伏威道：「愚兄此去，不久即回，二弟不須掛懷。」三人只得拜別，杜伏威快快而去。薛舉張善相淒慘不勝，一眼盼望杜伏威漸漸去得遠了，方纔拭淚回步。

不說薛舉張善相弟兄回莊，再說杜伏威別了張薛二人，拽開腳步，往西而行，到晚投店安宿。次日卻值天色陰雨，西風颯颯。杜伏威喫罷早飯，算還店錢，馱了包裹，提了骨瓶，撐著雨傘，穿上麻鞋，趨程行路。有詩為證：

路滑程途遠，風淒細雨來。

世間何事苦？最苦旅人懷。

一路裏，淒淒涼涼，問路而走，也有志誠忠厚的，老實指點；也有浮浪的，指東話西。迤邐行了數日，已至金明郡石州地面。當日申牌時分，覺得腹中飢餓，就在河西驛前官道旁酒飯店中，放下行囊雨傘，揀副座頭坐下。酒保忙搬過菜蔬酒飯來，杜伏威自斟自酌，一連喫了數碗酒。只見一個俊秀後生，穿得□分華麗，但見：

丰态清麗，骨格輕盈。身穿一領紫花色雲布道袍，袖拖腳面；腰繫一條荔枝紅錦絨鸞帶，鬚露膝傍。頭戴綠紗巾，高檐長帶；足穿紫綉履，淺面低根。細桶襪，白綾裁就；長柄扇，斑竹修成。搖擺身軀，卻似風中楊柳；生來面貌，猶如月下桃花。愛俊俏，隆冬還只著單衣；喜華麗，盛暑何曾離色服。談吐間，學就中州字眼；歌唱處，習成時興新腔。果然俊俏郎君，好個青皮光棍。

那後生走入店裏來，對著杜伏威坐了，呼喝道：「快拿好酒喫飯來！」杜伏威看時，卻是昨夜同店安宿的。兩下見了，俱各拱手。那後生急急忙忙喫了酒飯，見杜伏威出門，他也還了酒錢，隨後趕出店來，趁著杜伏威同行。問道：「大哥從何處來？往那裏去？卻獨自一個走路？」杜伏威答道：「小可岐陽郡人氏，有些薄幹出外，今特回家。」那後生道：「在下正要往岐陽郡去取討帳目，幸與大哥同路，甚妙甚妙。」杜伏威道：「足下帶挈，小可萬幸。」那後生又問：「大哥高姓尊行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在下姓杜，排行第一。」就問：「足下尊姓貴表？」後生道：「小弟姓裘，賤號南峰。」

二人一路說長道短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四野雲垂，二人同人客館投宿。次日天明起來，梳洗喫飯。杜伏威打開銀包，稱銀子還宿錢，裘南峰一把捺住，附耳輕輕地道：「一同喫飯，兩處還錢，豈不折了便宜？待我還了，明日總算就是。」杜伏威點頭應允。裘南峰算還店帳，一齊出門趨路。閑話不敘。看看日暮，裘南峰道：「杜大哥，今日多行了些路程，不覺疲倦，不如覓店安宿何如？」杜伏威道：「裘大哥說得是，且投店家，明日早行。」二人說罷，又走了一里多路，見山嘴邊有一座冷淨客店，外掛著一面招牌，寫道：「蔬食酒飯，安寓客商。」但見：

蘆簾高掛，茅草低垂，砍幾根老竹權作欄杆，鋸一片杉松聊為門扇。柱子上彎下曲，破壁有骨無泥，梁棟東倒西歪，側首全憑戲柱。擺幾張半舊半新椅凳，鋪兩處不齊不整座頭。夾壁盡是蘆柴，牆屋何曾磚瓦？這般冷淡生涯，到處也貼些俗人詩畫；恁地蕭條屋宇，近鄰惟只有村老往來。盆景盡栽蔥與韭，客來惟有酒和湯。

二人進店歇下，裘南峰道：「我兩個走得枯渴了，店官，好酒打幾角來，魚肉切兩賣來，快些快些！」店主道：「我這裏只賣豆腐蔬飯，村醪白酒，沒有甚麼葷菜老酒。客官要時，前面鎮口去買。」杜伏威道：「便將就喫些罷了。」裘南峰道：「淡酒豆腐，怎地喫得下？大哥慢坐，待我去買些來消遣。」說罷，起身出門去了。不多時，提了一只白煮雞，爛燻豬蹄，數樣果品，一大壺美酒，笑嘻嘻走入店來叫：「小二哥，你與我切雞肉，燙好酒，搬到客房裏桌子上來。」店小二應允，早點上一盞燈，二人對坐飲酒。杜伏威道：「擾兄不當。」裘南峰打恭道：「怎說這話！途路中何分彼此，聊遣寂寞而已。」數杯之後，裘南峰滿滿的斟了一杯酒，雙手敬與杜伏威，說道：「大哥請此一杯。」杜伏威接了道：「小弟與足下相處數日了，何必從新又行此客禮？」裘南峰笑道：「小可敬一杯酒，有一句話兒請教，請喫過這杯，然後敢言。」杜伏威心中暗忖：「這話卻是怎地說？且喫了酒，看他說甚麼。」舉杯一飲而盡。裘南峰又斟上一杯，陪著笑臉道：「妙年人要成雙，不可喫單杯，再用一杯成雙酒。」杜伏威接過酒來，又一飲而盡，停杯道：「足下有何見教？」

裘南峰風著臉，一面剔燈，一面低低道：「小可生來性喜飄逸，最愛風流，相處朋情，□人九契。有一句心腹話兒，每每要說，但恐見叱。今忝相知，諒不嗔怒，故敢斗膽。自前日晚上和大哥旅宿之後，小可切切思思，愛慕大哥丰态清逸，標格溫柔，意欲結為契友，曲賜一宵恩愛。倘蒙不棄，望乞見容，我小裘斷不是薄情無報答的，自有許多妙處。」杜伏威暗笑：「這廝說我的性格溫柔，我卻也不是善男信女！彼既無狀，必須如此如此對付他。」心下算計定了，佯笑道：「兄言最善，朋友五倫之一，結為義友甚好。」裘南峰只道有些口風，乘著酒興，紅了臉捱近身來，笑道：「沒奈何，路途寂寞，小可已情極了，俯賜見憐，決不敢忘大恩。」便將杜伏威一把摟定。杜伏威推開道：「這去處眾人屬目之所，外觀不雅，兄何倉猝如是？」裘南峰雙膝跪下，求懇道：「店房寂靜，有誰來窺？小弟欲火如焚，乞兄大發慈悲，救我則個！」杜伏威扶起道：「兄不必性急，果有此情，待夜闌人靜，伴兄同寢便了。」裘南峰歡喜無限，不覺跳舞大笑，復滿斟一杯，敬上杜伏威，杜伏威飲畢，雙手接杯，忙忙獻菜，曲意奉承。裘南峰自己亦喫得酩酊大醉。

又早二鼓，店內人俱寢息。裘南峰數次催逼上床，杜伏威道：「待小弟也回敬一杯。」於是滿斟一大卮酒，暗暗畫符念咒，遞與裘南峰道：「道兄止飲此一杯，即當就枕。」裘南峰接酒笑道：「承恩賜，敢不跪飲。」舉卮喫下，一時間不覺眉垂眼閉，四肢如綿，昏昏沉沉睡倒地上。杜伏威笑道：「這個纔是性格溫柔。」獨自坐了，將桌上酒餚喫得罄盡。起身剝下裘南峰衣巾鞋襪來束縛了，擦在床頭；復尋了店老官上帳的舊筆，書符在裘南峰臉上，將他頭臉渾身四肢盡皆變黑；又把頭髮抖散，打成細辨，倒垂下來，推入床下，然後熄燈就寢。

將及五鼓起來，開房門叫店小二點燈炊飯。喫罷算還店錢，正欲出門，小二道：「且住。為何這般時節，天色未明，便要行路？昨晚有一標緞官人與郎君同來，怎的不見，你卻獨自一人先去？」杜伏威道：「日昨路遇這人，偶爾同投寶店，夜間與我喫罷酒飯，一同上床安宿，及至醒來不見了這人。檢看行囊，我失去道袍一件，不知這廝是人是鬼，有些懼怕，故此趕早行了罷。」小二道：「古怪，古怪！小店從來不曾有鬼，況我又不怕鬼的元帥，學得個法兒，專要捉鬼。甚麼邪鬼，大膽敢人我門？若被我拿住，抽了他的筋，還不饒他哩！我料那人決是個賊，偷了道袍溜窩走了。」杜伏威趁口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賊盜無疑。但房內未曾細看，你還須拿燈到處檢點方好。」小二道：「鬼也不怕，怕甚麼賊！賊經我手，奉承他一頓拳頭，打得做鬼叫。」杜伏威哈哈大笑，別了小二出門。心下暗思：「店小二這廝誇嘴說不怕鬼，我今放出那黑身鬼來，看他怕也不怕？」當下且不行路，抄至店家後門黑影中，念動解咒，放裘南峰醒來，側耳聽著。

只見這店小二初時強說不怕鬼，不怕賊，心下實有幾分害怕。欲待睡了，慮賊復來；欲要照看又怕有鬼。躊躇暗算，不如叫起小三，做個幫手，令小三執了燈，自拿一條戒尺，同進客房裏。正有些心虛，忽然見床下鑽出一個披頭黑鬼來。二人驚得毛骨悚然，魂飛膽顫，大叫「有鬼！」戒尺亂打。原來這裘南峰甦醒，渾身冰冷，頭髮條條垂下，心裏驚疑為何如此。抬起頭來，蹬地一聲，撞著床板，額角上磕了一個大塊，一手揉疼，一手四圍在黑地裏們摸，不知是何處。忽見燈光射入來，纔知道睡在床下。剛剛鑽出頭來，早被小三瞧見，喊叫「有鬼！」小二舉戒尺就打。裘南峰差認是劫盜入房，大呼「有賊！」小三丟下燈，滾出房。丟下小二單身，慌做一團，口中不住叫「有鬼」，手腳酥軟了，將戒尺著力打去，卻是輕的，故此裘南峰不致傷命。裘南峰迎了幾尺，將小二劈胸扭定，燈都踢滅了，兩個黑暗裏結做一塊廝打。杜伏威在後門外聽了，笑得跌足。

這店老官夫妻，年紀高大，每夜托店小二管理，二人先去睡了。當夜睡夢中，聽得喊叫有鬼，又叫有賊，失驚地攙醒來，夫妻二人忙穿衣服點燈，一同奔出外來，只聽得客房裏喊叫。老官兒道：「卻不作怪！我店中焉得有鬼？怎麼又喚有賊？」媽媽膽怯，將燈遞與老官道：「我自進去，你叫那小三起來看看。」說罷，兩三腳跑入去了。老官兒拄著傘柄，硬著膽，咳嗽道：「呸！鬼怕他怎的？若是賊，逕自捉了送官。」正待向前，猛然一陣冷風劈面吹來，呼地一聲，將燈吹滅。老官兒喫那一驚，提燈回身，往裏就走。不提防門檻傍有一雞籠，絆了個倒栽蔥。欲待掙扎起來，又被雞籠的篾頭兒將短髮紮住，再也掙不脫，燈盞拋在一邊，口裏也叫起有鬼來，連籠內雞驚得亂啼。房內媽媽躲在被窩裏發抖，聽見老官兒叫得慌，沒奈何，只得又點燈來看老官，卻睡在雞籠邊。媽媽道：「老官，這不是鬼，你被雞籠絆倒了。」忙攙起來。

此時客房裏兀自喊叫，夫妻同到客房來，看見一個披頭黑鬼和小二滾做一團相打。老官兒舉起傘柄正欲幫打，裘南峰大叫道：

「地方救人！」媽媽聽了，止住老兒道：「聽他聲音響亮，想必不是鬼，你且問他端的。」老官兒高舉傘柄喝道：「小二且住手！你那廝是何處橫死鬼魂，來此作祟？我與你今日無冤，往日無讎，快去，快去！」裘南峰道：「咦！你這老兒，你的眼珠想不生在眶子裏的，怎麼將好人認作鬼，打得我好！明日和你講話！」小二提過燈來照道：「你不是鬼，誰是鬼？為何渾身這樣炭一般黑的，豈不是焦面鬼？」裘南峰聽了，方纔分開髮辮，低頭一看，失驚腳踏道：「晦氣，著鬼了。著鬼了！」忙扯壁間一條手巾繫在腰下。小二笑道：「你現是鬼，還有甚麼鬼敢來嚇你？」裘南峰道：「你不知，昨晚回來投宿的那個小後生卻是個鬼。明明同他一處喫酒，不知怎生將我迷倒，剝去衣巾，攝我在床下。這髮辮與渾身黑，都是那小鬼變弄我的，又遭你毒打一頓，我好氣也，我好恨也！」小二道：「倒也好笑。那郎君說你偷他一件道袍走了，故此趕早而去，怎麼反說他是鬼？他又說你，你又說他，莫非都是鬼？今夜真是著鬼了。」

老官兒道：「據你講來，你是個人，必然著鬼迷是實。」跳上前，將裘南峰打了兩個左手巴掌。裘南峰越發氣得爆跳，嚷道：「老頭兒這般可惡！你既知是人，為何又打我兩掌？我裘南峰可是被人打巴掌的麼！」店老官方曉得他喚做裘南峰，陪禮道：「兄不要嚷，我這裏風俗，凡著鬼迷的，定要打幾個左手巴掌，方脫邪祟。」裘南峰低頭忍氣嗟嘆道：「我老裘恁般晦氣，難道真實著鬼？」媽媽笑道：「定是你不老成，被那小後生戲弄了。豈有鬼迷人，剝去衣巾的道理？」裘南峰省悟道：「媽媽講得是，醉後著了這惡少年之手，想他必是個剝衣賊，剝我衣服走了。」

媽媽見他兩手緊抱肩膊，寒簌簌的喉頭，心下不忍，忙喚小三燒湯，與裘南峰洗澡，愈洗愈黑。又進房裏取兩件舊衣與他穿了，打散髮辮。梳頭已罷，房中遍處尋覓衣服不見，對媽媽哀告道：「趁黑夜無人知覺，暫借衣服穿去，明日連房錢一併奉還。若日間出去，這黑臉如何見人？」媽媽道：「衣服便借你穿去不妨，你這臉上黑如何處置？」老官兒推道：「請，請！拿這付嘴臉別處順溜去罷，不要在此胡纏，大驚小怪。蒿惱了半夜，承盛情請行！」裘南峰自知惶愧，滿面羞慚，不敢多言，又不知這黑是怎生的。低頭出門，懊惱無及，將一身華麗衣衫，盡棄于店家。

數日後，店小二團趕老鼠，尋出他衣服來，對老官說。老官道：「是你的造化，畢竟有些黑鬼疑心。」就與小二穿了。一日，有一夥商人投宿，夜間閑話中，見店小二穿得華麗，問起情由。小二將客人見鬼廝打之事，細說一遍。眾商問這人生得怎麼樣，姓甚名誰。小二道：「初來時如此裝束，面龐兒生得俊俏，他說姓裘，號南峰。後來著鬼，渾身如墨一般黑了。」眾商拍掌大笑道：「這小裘是我們敝鄉人，怪見日前回家，身如黑漆，面似灶君，原來是這個來歷。近日面色亦漸白了。你不知，這人不務生業，出入花街柳巷，偷良家婦女，哄富室少艾，行竊賣俏，最為可惡。今遭此戲弄，天報之也。」傍人聞此，編成四句歌兒唱道：羊肉不喫得，空惹一身騷。

變鬼因貪色，風流沒下梢！

再說杜伏威聽店家喊叫斷鬧，忍不住發笑，次後漸漸寂靜無聲，心下暗忖：「擺布得這廝殺了。」拽開腳步，趁著殘月之光，不覺趨過許多路程，飢飢渴渴，夜住曉行。一日五更，起得太早了些，行有餘里，抬頭打一看，呀！對面阻著一條大溪，不能前進。心裏暗想：「這溪不知是甚去處，又不見一隻渡船，莫非走差了路頭？且坐一坐，待天曉再行。」正欲歇下包裹，靠一株大樹坐下，猛聽得上流咿咿啞啞搖櫓之聲，遠遠見一個漢子，坐在船尾上，手裏搖著櫓，順流而下，口裏唱山歌道：

水光月色映銀河，慢櫓輕舟唱俚歌。

算你爭名圖利客，何如溪上一漁蓑。

杜伏威正欲叫喚，只見船頭上立著一個漢子，手提竹篙，也唱山歌道：

一葉扁舟任往來，得魚換酒笑顏開。

風波險處人休訝，廊廟風波更險哉。

歌罷，兩人大笑。杜伏威立在溪口，高聲叫道：「那撐船的家長過來，渡我過溪去，重謝渡錢！」船上二人聽得，撐船傍岸，招手道：「要過渡的，快上船來。」杜伏威即跳上船，放下包裹骨瓶，坐在中艙。那船頭上的漁翁將船點開，尾上坐的，依舊上了樺槳，慢慢地蕩過對岸來。杜伏威問道：「小可要往岐陽郡，過渡去是順路麼？」那船尾上漁翁應道：「對岸正是岐陽郡的便路。」杜伏威心下有些疑惑，偷眼看這二人，形容生得甚是古怪，衣服又且蹺蹺。船頭上的人，蒼顏鶴髮，瘦臉長髯，穿一領緋色絹衫，腰繫一條黃麻條子。船尾上那人，長眉大耳，闊臉重頤，穿一件黃不黃、黑不黑細布長衫，腰間也繫一條黃麻條子。俱赤著腳，蓬著頭。杜伏威思量這二人來得奇異，又不好問得，低著頭，坐在船艙裏自想。

不移時，搖近對岸。杜伏威立起身來，取數錢遞與那搖櫓的道：「多承渡我過來，薄禮相謝。」二人一齊搖頭道：「我這裏是個方便渡船，不要這青蚨酬謝。有緣的便渡他一渡，無緣的休想見我們一面。」杜伏威道：「天下無白勞人的道理，既煩二位長者渡我，豈有空去之事？」船尾上漁翁笑道：「足下，我說與你知，你不要慌。我這裏到岐陽郡地方，便是四五個日子，還走不到哩。」杜伏威失驚道：「此是甚麼去處，與岐陽郡那般遙遠？依長者之言，莫非錯走了？」船頭上漁翁笑道：「君非錯走，不須疑懼，管取早晚送你到岐陽就是了。我家茅舍，離此不遠，過那山嘴便是。欲留足下一茶，萬勿見拒。」杜伏威暗想：「此二人非凡，決不是歹人，便到他家裏去，不怕他怎麼樣了我。」遂應道：「多蒙長者見招，必須造府拜謝。」二漁翁歡喜道：「我纔是個有緣人。」一個攬著杜伏威，提了行李骨瓶，跳上岸來。一個收拾樺槳，把小船攬在枯楊樹上。二人引著杜伏威穿林度徑而行。卻早天色黎明，杜伏威舉頭週圍觀看，果然好個境界，不比世俗凡塵。又走了數里，過卻一重小山，二漁翁指道：「那竹籬柴門之內，即吾家也。」杜伏威近前細看，只見：

無甚高樓大房，只見幾條茅屋。前對一彎流水，後植數竿修竹。四圍山峰突兀，遍處青苔映綠。古柏蒼松疊翠，靈芝仙草爭毓。

那長髯的漁翁，走近柴門，輕輕咳嗽一聲，呀的柴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個青衣童子來。三人同進草堂，二漁翁請杜伏威坐下，轉入草堂後去了。杜伏威四圍閑看，草堂雖不高大，卻是明亮精緻得好。堂中擺數張斑竹胡床，上面一張供桌，供奉著一座篆字牌位。四壁詩畫精奇，階前花卉秀異。暗暗稱羨道：「好一個清幽去處！」正看玩間，只見那二漁翁裝束的整整齊齊，頭戴一頂逍遙巾，身穿褐布道袍，腰繫絲條，足穿雲履，不是漁翁打扮，飄飄然有神仙之表，步出廳來，和杜伏威重施客禮，分賓主而坐，教童子點茶。茶罷，又擺出果餅相待。杜伏威躬身問道：「小可蒙二長者厚情，叨此盛款。敬啟二位長者，不知高姓尊名，貴境是何去處？」那瘦臉長髯的答道：「村老姓姚名會，表字真卿。這一位仙長，姓褚名崇陽，表字一如。我二人俱是婺州金華縣人氏，幼習儒業，長欲大展經綸，救民塗炭。不期生不逢時，值戰國之末，秦皇並吞六國，坑陷儒生。村老二人，見世已亂，不可有為，一時棄家逃避，泛海盤山，尋幽覓勝，路逢老者，引我二人到此。初時授我養神煉氣之術，漸至辟穀飛昇。敝地非塵寰，乃仙境也，與凡俗相隔不通，世人難以到此。今足下偶爾相逢，乃前緣宿會耳。」杜伏威大驚道：「二位仙長自周末避秦亂來此，至今卻有七百年，二位非真仙而何！」即倒身下拜。二仙扶起道：「不須行禮。君非凡夫，前世亦是仙僚，只因有過，謫降塵凡，了卻世緣，以俟登真解脫也。」

杜伏威再欲動問，只見草堂後走出一個紫衣女童，生得柳眉鳳眼，窈窕輕盈。緩步向前，啟一點朱唇，請道：「天主奉邀杜君，二仙長可陪進見。」姚真卿褚一如皆道：「天主有請，杜兄即當參見。」杜伏威暗思：「看這洞天美景，決非鬼怪妖邪。」遂安頓了行李骨瓶，起身隨著二仙步入草堂後，卻是一重高牆。走入牆門裏，別是一天世界：層山疊水，分外清奇；白鶴青鸞，盤旋飛舞。沿牆而走一箭之地，乃是一座高庭大宇，當門一座三層四滴水玲瓏砌就牌樓，上有一個朱紅扁，扁上金字寫著「清虛境」三字。轉入門樓裏，是三間大院落，兩側長廊。二仙領杜伏威從西首廊下而進，敞庭上靜悄悄並無人跡，果然是一點紅塵飛不到之處，惟見階前白鹿成群，仙禽逐隊。三箇人入敞庭，杜伏威抬頭看上面時，只見龍樓鳳閣，畫棟雕梁，峇嶠高大，上插雲霄，珠玉

之光，燦爛奪目。四圍紫玉欄杆，上下珠紅門扇，內外俱是白玉石砌地。地上珊瑚瑪瑙琅玕，奇珍異寶，不計其數，看之不足。

少頃，兩個紫衣女童邀道：「天主專候，杜郎可速上樓來。」二仙領著杜伏威，打從側首胡梯上去。那根胡梯卻是一株紫檀做的，上得樓時，惟聞異香噴鼻，祥雲縹緲。杜伏威步入樓中，上首金珠寶座之上，坐著一個真人，即是天主了。生得骨瘦如柴，面黑似漆，頭顱上披幾絡黃髮，耳珠上掛一對金環，雙眼有光，長眉蓋頰。身上披一領闊領大袖柳青道袍，腰邊繫一條八寶綴成藕褐條，赤著一雙紅腳，高高坐在上面。杜伏威近前，倒身下拜。拜罷，長跪于前。天主開言道：「杜郎別來無恙？請起講話。」杜伏威起身，恭恭敬敬侍立于傍，不敢動問。天主喚玉女獻漿。紫衣女童捧出一個真珠穿的托盤，四個碧玉茶盞，滿貯雪白瓊漿，異香撲鼻。杜伏威接上，一吸而盡，其味甘美清香，頓覺身體輕健，氣爽神清。立了一會，天主道：「杜郎年登幾何，那方人氏，因甚事打俺荒山經過？」杜伏威答道：「小人年登二八，本貫岐陽郡人氏，不幸幼年父母雙亡，幸倚一位有德行的釋家，姓林，號澹然，撫育成。今因先祖身亡，特送骸骨回鄉埋葬。路阻大溪，幸蒙二仙長扁舟濟波，指引得見天顏，三生有幸。」天主笑道：「汝之出處，俺已知之，試問之以下信實否，果是誠篤君子也。你那住持林澹然，非凡世之人，乃俺傳教第一座弟子，因犯了酒戒，謫下凡塵，歷千磨百難，方成正果。爾亦非他，是俺掌管丹爐的童子，因污了混元天尊牌位，貶伊下界，受些折磨。汝可濟民利物，歸于正道。」指著二仙長道：「此二人也是俺的徒弟，特教他引爾來見一面，然後回岐陽郡去。」杜伏威聽罷大喜，再拜稽首道：「弟子凡胎濁骨，不知往事，今得祖師指示，大夢方覺。」二仙長立于座側，微微而笑。

天主又令金童玉女擺下酒席，白玉石桌上，排列龍肝鳳髓，火棗交梨，玉液瓊漿，珍饈異果。天主上坐，姚會褚崇陽杜伏威侍坐于傍。酒至數巡，褚崇陽問道：「杜郎亦曾曉得甚麼技能否？」杜伏威道：「弟子凡愚痴蠢，只通武藝，若技能之事，一無所知。」姚會道：「君平日亦好琴否？」杜伏威道：「琴乃雅樂，格神靈，養性情，其妙無窮。平素雖愛，奈何未曾習學，不解音律。」天主道：「真卿可操一曲與他聽。」紫衣女童取出一張白玉古琴，異常奇美。這姚真卿接了，放在玉桌上，和起弦來，命女童焚起一爐龍涎旃檀香。姚真卿端坐，彈一曲商角之調，為神化引，果然音韻悠揚，指法精妙。天主又喚褚一如：「你也彈一曲。」一如承命，轉軫調弦，改為蕤賓調，鼓一曲瀟湘水雲，更是清逸，令人有遺世之想。彈罷，天主教二真人就傳此二曲與杜伏威，杜伏威歡喜拜受。二真人教了數遍，杜伏威喫過了仙饌，不覺腹智心靈，立時就會了，心中暗喜。天主又道：「二卿再彈廣陵散之曲，與杜郎聽。此曲自嵇仙去後，無人知得。卿可傳與杜郎，以為他年作合張本。」姚真卿承命，先彈一遍與杜伏威聽。彈畢，果然音韻不從人間來。然後褚一如傳與杜伏威，原來是慢商調，小序三段，本序五段，正聲□八拍，亂聲□拍，杜伏威俱學畢。

天主道：「後邊還有後序八段，方成一曲，今日且不要傳完。」杜伏威叩首稟道：「蒙祖師賜教，如何不傳完？」天主道：「其中有一段姻緣，汝當成就，故留此有餘不盡之意，以待他年天緣湊合，汝當記取。」杜伏威不敢多言，心中暗想：「只這般彈得，已為絕妙，何必傳完？」只見褚崇陽開言，稟出一句話來。正是：

高山流水知音少，不是知音不與彈。

不知褚真人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